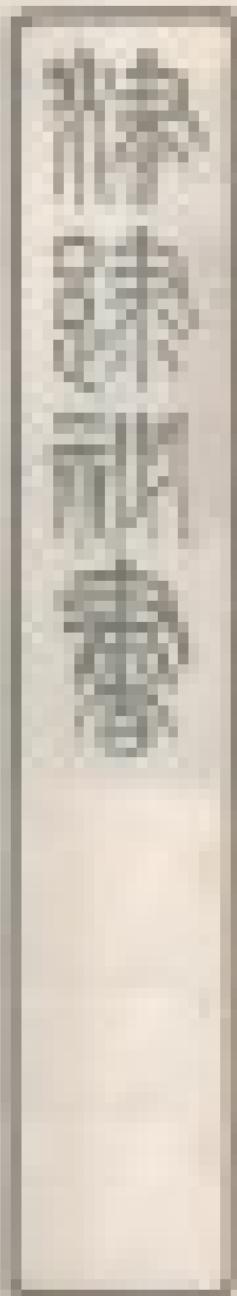


卷之三



搜神記卷十一

晉干寶撰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
金鏹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
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况於
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
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二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

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卽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鼈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鼈也左手持鼈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楚子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

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
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
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
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
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
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
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
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
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

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
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
中蹠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
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
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首
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
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
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

雍智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
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
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
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
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
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
而爲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
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
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
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
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
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
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
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時夏枯旱

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
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荐
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
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
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
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
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
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
稍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蟒消死敞卽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卽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
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
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
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
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
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
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
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

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卽歸元初

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
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
雨

王祥字休徵鄉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
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
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
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
其幘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

子決僚臥處水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
歸奉其母病卽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
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
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旣久至於婢使數
見捶撻婢忿恨聞彥慙行取餚羹炙飴之母
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
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於此遂
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
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
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
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
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內溫人兄弟三人早喪
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
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
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